

紫藤阁

■金柏泉

酒乡之柔

黄酒小镇,就冲着“酒”字,必须去亲身浸润一下黄酒的味道。

很小就知道,绍兴的东浦镇是绍兴老酒的发源地,但因为当时的交通不便,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。现在地铁直达,以酒的名义,找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,携家人一同前往。

江南水乡多古镇,那一河一街,纵横交错的街面布局,是它们的共同点。尽管表面上大同小异,仔细品味,却各有特色。今天所处的有“黄酒小镇”之称的东浦老街,如果用一字形容它的与众不同,那就是“柔”。

这里的环境是柔的。一条被雨水和鞋底打磨得毫无棱角的青石板路,干净得像是刚洗刷过一样;阳光透过河沿的香樟树冠,斑斑驳驳投影于荡着小波的河面,柔和滋润。正好有一条乌篷船从这里划过,长长的桨叶被船公悠悠地一脚一脚踩划,时不时撮起半碗黄酒咪一小口,这浆花里飘出的不仅仅是柔和的水声,还有醇醇的酒香。

这里的人文是柔的。以软言细语为基调的师爷文化,每个音符、每个举止都透露出“慢调斯里”的从容。戏曲、电影里看到掂着长须踱着方步的绍兴师爷形象,让人印象深刻;“吃老酒哉吃老酒哉——”“好好个个——”一呼一应的正宗越语腔调,拖着长长的尾音,第一次听到的人以为在对山歌。在绍兴,不能不提鲁迅。刚入古镇,迎面一堵黛瓦白墙,满墙被“绍兴”两个大字占取。稍懂书法的人都能认知,这是先生的字体。字如其人,不要被先生那几幅仰着头留一头直直竖起的短发、一副刚强无比的模样的宣传画所误导,从鲁迅先生柔软温和的字体看,先生的内心是极其柔软的,否则也不可能写出“无情未必真豪杰,怜子如何不丈夫”的柔情名句。

这里的酒是柔的。不知是温和的黄酒浸润出温和的文化,还是温和的文化酿造出温和的黄酒,无需再去考究。反正在我眼里,黄酒最具有文人气:黄酒没有白酒的刚烈,黄酒没有啤酒的轻薄,黄酒没有红酒的苦涩,黄酒没有果酒的甜腻。它口感糯,香味醇,性子温,色泽柔,从每一个视角望去,似乎都恰到好处。

柔柔的黄酒,喝到王羲之的肚里,蝶化为柔美无双的《兰亭序》;品到贺知章嘴里,咏叹出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”千古诗篇;渗入陆游细胞,演绎成“红酥手,黄滕酒,满城春色宫墙柳”的凄美爱情故事。还有王阳明的心学、徐文长的书画,无不飘逸出柔柔的黄酒醇香。就连山野村夫民妇,一碗黄酒下肚,女的会哼上一段柔肠百转的越剧小调;男的吼几句高亢激越的绍兴大班,把柔柔的情调通过黄酒润喉的嗓子,豪情满怀地表达出来。

黄酒温润,但不温顺:谁胆敢肆无忌惮狂饮大喝,定让他翻江倒海胆汁吐尽;越人文气,但并不是没有脾气,我的温柔,不应成为你对我放肆的底气。秋瑾、徐雪麟们说:谁欺我绵柔和软不够烈性,必教其体会什么叫真正的柔中有刚;鲁迅说:我可以俯首甘为孺子牛,同样也会横眉冷对千夫指;越王勾践说:英雄示弱卧薪尝胆,一碗黄酒决胜霸业。

黄酒的柔情,流进文人的体内,是文思喷薄的智慧源泉;流进壮士的血脉,成为视死如归的精神燃料。

民间事

■黄建明

义桥之鲜

我的老家是萧山著名的渔村,历史可追溯到唐代,据说唐代著名诗人罗隐的墓地就在我的老家,为的是纪念诗人向钱镠王提出废“使宅鱼”的功劳。我在朋友圈中是出了名的“猫王”,并不是我歌唱得好,而是我非常喜欢吃鱼。当然,我最喜欢吃的鱼,还是钱塘江的江鲜。

义桥濒临钱塘江,盛产江鲜,鲈鱼、鲢鱼、鲥鱼、江鳊、刀鱼,历来是餐桌上难得的美味。至今,义桥镇还有几十名专业的渔民在江上讨生活。“三江口渔民的传统捕鱼技艺”被列入萧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,石门的打鳖技艺、罗墓坂的打网捕鱼、山后村和民丰村的游丝、滚钩捕捞,别具一格的捕鱼方式,被时间凝固成许多美好。

钱塘江里的“箬鲳鱼”是最独特的。此鱼身体非常薄,又特鲜,人工不能养殖,所以放心大胆地吃,不会上当受骗,以次充好。从家乡老一辈传下来的故事中,有关箬鲳鱼的故事最为动人。这个故事在萧山流传已久,是义桥渔浦文化的精华部分。故事说一个年轻人非常孝顺母亲,也非常的善良,不忍心杀生便只割了一片鱼肉为母亲烹饪为汤,割了一片鱼肉后将鱼放生了,这种一面有肉一面没有肉从从此被称为“孝子鱼”。义桥当地叫“热塔鱼”的箬鲳鱼,因透明的半边形态而闻名,渔民在三江口常有捕获。

钱塘江里的鲈鱼是最富有诗意的。当年北宋范仲淹因宫廷矛盾受到牵连,被贬为睦州(今淳安、建德、桐庐范围)知州。虽然为官只有短短几个月,但也为当地做了不少实事。他写下“江上往来人,但爱鲈鱼美”的诗句,使钱塘江鲈鱼闻名天下;他主政桐庐时写下“钓翁应有道,所得是嘉鱼”的诗句,这里的“嘉鱼”是泛指,是指美好的鱼。钱塘江里美好的鱼,多得数不胜数,除了“箬鲳鱼”和“鲈鱼”,还有刀鱼,还有鲥鱼,还有钱江鳊鱼,还有白条和鳊鱼。

这段时间是吃刀鱼的季节,刀鱼肉味鲜美且肥而不腻,鱼刺也相对较软,食用起来特别爽口。2两以上的适合清蒸,鲜嫩如豆腐,鲜美无比。半两以下的刀鱼,适合油炸,色泽金黄,外皮香脆;鲥鱼是钱塘江的特产,古时有“严州美鲥”之誉,苏轼《咏鲥》:“芽姜紫醋炙银鱼,雪碗擎来二尺余,尚有桃花春气在,此中风味胜莼。”鲥鱼伴着桃花的春汛踏着江浪而来,此时的鲥鱼,又肥又美,清蒸是最直接也是最适合的烹饪方式;钱江鳊鱼被人称为“水中软黄金”,可惜极少捕到,价值也在千元以上,对坐月子的女人恢复身体最有帮助;“家在越州东近海,鲥鱼味美胜鲈鱼”,钱江鳊鱼骨头少,非常滑嫩,撒上葱花,淡淡的葱香味沁人心脾;白条一般是清蒸,但最好吃的还是虾油蒸白条,虾油色泽金黄,汁液醇厚,香气四溢,且无半点鱼腥,带来的是

最新鲜、最美味的原生态滋味。

义桥镇自从2019年开始,每年在山后村小围垦举办“开渔节”,全方位展现渔浦文化的特色与魅力。“渔浦十二道”取材三江、做法精湛、风味独特,早已俘获无数食客的味蕾。每道菜,取名也别有韵味,如满城尽带黄金甲、高质共富甲天下、旗开得胜锦绣时、春风得意状元郎、八鲜过江不羡仙等。

吃江鲜,去义桥,生活在江边的人是幸福的,依江而居、枕水入梦,还有,“烹”然心动的江鲜,这是一种生活的品质与温馨。钱塘江里游动着的鱼,它们的温情令我百转千回。

醉花阴

■陈耀雄

金秋之光



由杭州市委宣传部指导,杭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“卫我中华,军歌飞扬”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——杭州退役军人首届军歌展演暨颁奖晚会7月30日在临平大剧院举行,萧山区退休干部活动中心金秋合唱团在13个区县市71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,以自创的情景小合唱《爱永在》跻身20强,荣获“十佳军旅风采”奖。萧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荣获最佳组织奖。

情景小合唱《爱永在》是金秋合唱团为杭州退役军人首届军歌展演精心准备的原创节目,这个由金秋团员自导自演的节目切合主题,有创意,观赏性强,演出风格独特,得到了组委会和评委的高度肯定。表演团队中有数位退役军人和军嫂,还有一位抗美援朝英雄的后代。

小辰光

■任紫嫣

外婆之爱

“多吃点儿,瞧把俺娃给瘦的!”外婆笑眯眯的,用干枯的手给我几近溢出的碗里夹了一筷子清炒油麦菜,“这个肯定健康”,她笃定地说,脸上的皱纹笑得像朵花,我看着外婆顺手拿起了饭桌旁边的一副相框。

相框里是一张有些微皱,边边角角还有些磨损的照片。我一边吃着碗里的饭菜,一边看着照片中与照片外笑得一样慈祥的外婆,记忆瞬间重叠,我好像回到了过去……

一位花甲老人眯着眼睛,干枯苍老的手握着筷子,一抬一落,一夹一放,稳稳地,不让一丁点儿菜汁流下来,转转眼就出现在了了我的饭碗里。“啊,我不想吃菜!”我撇着嘴,一脸抗拒地把头转向一边,“乐乐,这是我自己种的,可健康了,城里可买不到这么好的蔬菜呢,小孩子多吃菜对身体好”,外婆笑着对我说,“可我不想吃……”我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,没底气地偷看了外婆一眼,外婆神态依旧没有变,皱纹聚在一起,像一朵花儿似的看向我,眼神中散发出点点光芒。

我不情不愿地吃了一口,菜还是热的,菜秆带着一点儿微甜,脆脆的,而叶子绿绿的,味道还是很不错的。

“好吃吗?”外婆用充满期待的眼神望着我,我不自然地揉了揉鼻子,扶了扶就快滑落在鼻尖上的眼镜儿,看着只比我高一点点的外婆,坚定地说:“好吃!”外婆因为常年下地种菜,皮肤比同龄人更黑更粗糙,手上的皮肤常常裂开,整个人的背都是弯下去的,挺不起来,可她像个孩子一样的话语,真让人不忍拒绝。

“啊,好吃就对了,这些菜我已经种了有一段时间了,一直给你们留着。你们常年在南方难得回来一次,多吃些,多吃些!”外婆爽朗地笑着,开心极了,我只觉得甜甜的菜秆突然变得苦涩,难以下咽了……

骤然惊醒,照片中的故事与现实渐渐重合,重回现实,外婆依旧笑眯眯地望着我,自己都没怎么动筷,期望着我的表扬,她总是这样,劳累了大半生总把好的东西留给儿女子孙,从不曾想到自己。我喉头微哽,连连点头,沉默着,往外婆空荡荡的碗里夹进了满满当当的美味佳肴。

老底子

■胡传浩

书信之恋

今天,智能手机让世界浓缩,时空变窄。纵然彼此间隔千山万水,但互通信息、联系沟通,亲密互动,都只是在分分秒秒。然而,我依然没有忘却古老而又传统的书信这种联系方式,有时甚至会久久沉醉于对书信的记忆之中。

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有了写书信的经历。我的外婆在我们家里养老,而两个舅舅都在外地工作,几乎每个月都有书信往来。

参加工作以后,我的书信多了起来。初时的工作与文化宣传相关,同时也兼任着一些报刊广播电台的业余通讯员,因此,投稿约稿、刊登播出或者退稿等等,都是书信来往。虽然这些书信没甚大事,但对我的鼓励、帮助与进步影响极大,都是说阅读的光阴不会虚度,同样,书写的光阴也是不会虚度。我曾经写过一首词,一位朋友觉得不错,就谱了曲,在一个刊物里刊登。我来了积极性,又写了一首诗寄过去。过了大概一个多星期,诗稿被退了回来,并附有编辑的一封信,至今我只字未忘。“大作收回,不堪理解。现退回,请惠存。”我百思不得其解,苦思冥想好些天,终于明白,写东西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,没有生活底蕴的作品,人家会“不堪理解”。

当时,书信也是人民群众反映情况,提出诉求的重要方式。从《人民日报》到各省、市日报,都设有群众工作部,许多报纸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来信刊登。

我在乡政府工作期间,曾经接待过《浙江日报》群工部的姚国益记者。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隆冬的下午,姚记者找到我,说是我乡有一位村民写信,反映村代商店出售的火柴是旅游火柴,价高火柴梗少很不实用,他要去代商店调查。我陪着他冒着严寒骑着自行车来到代商店。经过调查才知道,原来是代商店火柴断货,而以旅行火柴暂时顶替。我们找到写信作者作了解释,得到了他的谅解。我们又去供销社进行调查,供销社表示火柴已经到货,会马上送去代商店。一封平常的读者来信,让报社如此重视,让我深深体会到,群众生活无小事。

书信来往最珍贵的,那就是恋爱书信,或者是情书。我有一位朋友,去部队当兵以后,生怕自己心念的姑娘被人追求,就大胆地给女方写了一封示爱信。姑娘是一位初中老师,文化程度比他高出许多,看了这封恋爱信,数了一下,不长的书信里有十三个错别字,她没有过多计较,而是被他的勇气打动。就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,等他从部队退伍,他们就正式结了婚。后来我这位朋友仗着勇气与智慧,创办了化纤纺织厂,工厂从小到大,不断发展,终于创下一份家业,过上殷实生活。虽事过三十多年,朋友的妻子还是珍藏着他的十三个错别字的书信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随着电话机逐渐进入家庭,书信来往也是逐渐减少。以后,因为手机的普及,智能手机的替代,书信已是一信难求。至今,我的抽屉里尚有没用出去的数十枚邮票,这些邮票还能继续用出去吗?我的心里早已没底。

前些日子,刚打开电视机,就看到一个感人的情节:一位母亲送别远去的女儿,满眼都是不舍。女儿说:妈妈别伤心,我会时常打电话来。妈妈说,也要写书信啊,电话听过就完了,书信我可以在想你的时候拿出来反复看看。语音中,满是无奈、凄切与期待。

我想这,就是书信的魅力!

长相忆

■金阿根

二胡之声

“八一”建军节前夕的一个晚上,我站在阳台上吹风,远处飘来断断续续的二胡声,勾起我对往事的无穷思念。

1949年5月初,村里来了解放军,有一个班住在我家柴草屋里。奶奶和母亲最喜欢的是那个十六七岁的小兵,肥大的军装穿在身上,走路路来一晃一晃的。但细眉大眼,五官端正,很讨人喜欢。我也很喜欢这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兵哥哥,成了他的“跟屁虫”。

小兵哥哥空闲时,最喜欢拿着二胡在我家屋旁的大樟树下,拉“我是一个兵”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,还手把手教我“杀鸡杀鸭”(萧山人形容二胡初学者拉的声音)。他说这把二胡是班长用大别山的竹子做的,蛇皮是捉来的蛇剥了皮晒干的,弓弦是从马身上剪下的尾巴毛。老班长参加过无数次战斗,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,牺牲前把这二胡送给了他。小兵哥哥看我很喜欢这把二胡,说部队开拔就送给我,高兴得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,我发现枕边放着一个饼子还有一把二胡,母亲说饼子是小兵哥哥从嘴里省下来的,二胡是他送给我的。我一下从床上跳到地上,埋怨奶奶和母亲没有叫醒我,只穿了一条短裤,冒着蒙蒙细雨,哭喊着向村头跑去,要跟小兵哥哥去当兵打仗,被迫上来的父亲抓了回来。

当兵的梦想,朝朝暮暮盘旋在我的脑海里。看着挂在墙上陈旧了的那把二胡,对小兵哥哥那一份沉甸甸的思念,魂牵梦绕地在心中。流年似水,岁月如歌,我长大了,可以投笔从戎了。20岁那年,终于应征合格,成了北海舰队一名海军战士。那把二胡,成了小勇捧在手里的玩具,依然是“杀鸡杀鸭”的曲调,而他长大后也参军入伍在原南京军区服役。

76年过去了,不知道小兵哥哥是否还在人世?据说他们那个部队从大别山打过长江、钱塘江、直到海南岛,为建立共和国打遍了大半个中国。如果没有在战场上牺牲,那就该是90多岁的年龄了。那把来自大别山的二胡早就不见了,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,那不仅仅是我兄弟俩,还有两个妹夫,几个表弟,我女婿,表侄,前后许多人是兵哥哥,可以编成一个排了,而大多数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耳边,又仿佛响起小兵哥哥的二胡声……